

小海螺系列



即使失去一切

我也不愿输掉你

扑克女郎

沈 亚

台湾

扑克女郎

沈 亚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涛

封面设计：文 苑

小海螺系列
扑克女郎
(台湾)沈 亚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04-03242-8/1·557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小

海

螺

系

列

“小少爷，这回你可是‘拨得云开见月明’，可以往拉斯维加斯独当一血，中用守着老太人那枯燥乏味的食品加工业了。”跟班蟋蟀兄开着车，对箸坐在后头的唐涛说道。

唐涛一边耷着液晶体萤幕，边扬着刘乐极生悲的笑意说：“你以为我家那尊武则天她会让我跑到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来逍遥快活吗？要真是如此，就不会派我舅舅来这里，还不是想找个人来监视我。”他知母莫若子，否则，这十几年相处下来的默契不全白搭了。

蟋蟀儿一张小脸，戴着一顶鸭舌帽，似乎快要把眼睛都遮盖住了，个头小小的他开着一台劳斯莱斯的人轿车，还真亏唐涛坐得住，要是换成别人早就吓得腿都软了。

“老人家她也足怕你人这地方人务正业、生活灿烂、欺压良善、逞强好斗……”

“麻烦你客气点，要是不爽我你人可回台湾去，我没强迫你留在我身边。”唐涛放下手边的电脑键盘，拍了拍驾驶座的头靠。“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

蟋蟀儿一时说话失了态，他当然了解要没有唐涛当初的知遇上恩，自怀也不会有今大吃香喝辣的日子，他不禁

扑克女郎

搔搔后脑勺，回头对着唐涛彻意的笑，“当然你是主子，小的我怎敢忤逆你呢？”

唐涛不笑的脸色就像是寺庙门口的石狮子一样，教人看了只有乖乖的在自己嘴上贴上胶布才是上策，他伸手捏了捏蟋蟀儿的脸皮，“亏你还记得我是你主子，自己以后讲话要当心点，要不然我有时也会忘了什么叫理性，到时我就将你的舌头搅拌成碎肉喂狗吃。”

蟋蟀儿自是从小跟唐涛随便惯了，以至于请话常大了主仆之间该有的尊重。

唐涛音向窗外一家家炫跃夺目的俱乐部和赌场，也饶富兴致的自我得意了起来，当地两个月前跟他老娘说要来这里经营自己的赌场事业时，还被狠狠修理了顿，说是身为一家连锁食品加工工厂老板娘的么儿，经营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行业，岂不成了乡里邻坊间的一大笑话。

然而，唐涛的心意他老妈子早已有数，对于这样传统又没有挑战性的家族企业，是怎样也留不住凡事都想出尽风头又能打扮光鲜亮丽的小儿子，何况家中的哥哥姊姊，个性也大多属于安分守己的死老百姓，能这样安稳过一生就是他们的生平大志，因此，在一场家庭革命之后，唐老太太也不得不让步，拿了一笔资金让他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开设赌场，学着自我经营管理，而唐涛也真够本事的，一下子就开四家，不过，由于生怕唐涛一个人在这是非之地惹来一堆小必要的麻烦，所以她才会委派她自己的大哥马天前来坐镇大局。

“舅老爷的班机会不会延宕？天空开始要卜毛毛雨

扑克女郎

了。”蟋蟀儿打上雨刷，望着外头的蒙蒙细雨，心里有些担忧。

唐涛反倒是一副老神在在，一点都小在意的说道：“最好是都不要来，那老家伙老摆着一张老僵尸的死板脸，我跟他一向是井水人犯河水，一点合没有交集的，妈的，他要是一来，我才没好日子过呢！”

“不会的，凭小少爷的聪明才智，稳是把舅老爷吃得死死的，我看这回老太太准足打错算盘了……”蟋蟀儿马屁是拍上天了，一时谄媚过火还回头朝唐涛嘻皮笑脸的哼笑两声。

不料，此时却被唐涛人声一喝，“小心，前山有人！”

蟋蟀儿慌忙的鸣按喇叭，行着挡风玻璃前的一乞女子依旧痴傻的站在路中央不知躲避，而他也因一时视丝被鸭舌帽的帽檐遮仆，只好将方向盘三百八十度的打死，并且紧急踩件了煞车。

“吱！”的一声，车子像滑垒般的冲出道路的范围，横身刷过分隔岛，并且往一间写着“幸运女郎”的俱乐部招牌前停了下来，虽说没什冲进俱乐部内，但是门前的三株棕榈树全都砸向车子的引擎盖，不久后便发出大量的浓烟。

“咳……咳咳……蟋蟀……蟋蟀儿，我总有一大定会……一定会把你当成炸蟋蟀吃掉。”唐涛头上挂彩的爬出车外，还一边不停的咒骂着。

不消几分钟，车子旁立即出现许多围观的人潮，这些

扑克女郎

人全都双手插在口袋，像是在看秀般的拾指点点，没有半个人愿意上前施予援手，在赌城这种自扫门前雪的地区，车祸这种事成了一种高级的娱乐享受。

跟在唐涛身后爬出的蟋蟀儿，也是一脸灰头上脸，他挥了挥眼前弥漫的浓臭机油味，待呼吸恢复顺畅些后，才发现唐涛已倒在地下，一脸劫后余生的虚脱样。

“小少爷，你还好吧？你没事了吧。”他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万一这位天之骄子出了什么三长两短，他稳被老太太那火爆老悍妇处以绞刑外加五马分尸的。

唐涛破一片浓臭的烟雾熏了满头灰，洁净的脸上也像被涂了炭似的，当逐渐看清了蟋蟀儿的那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脸，立刻将他的鸭舌帽一手挥掉说：“你这家伙，嫌命活太长了是不是？我警告过你几次了，开车不要跟我聊大，你还是我行我素，非得要把我给活活弄死你才会舒服吗？”

蟋蟀儿一脸无辜，两道八字眉外加菱角嘴，让人看了心中也足不忍再多说下去。

“我……我该死，我最好下地狱，我让疼我爱我的少爷受伤，我不是人，我活该一辈子交不到女朋友……”蟋蟀儿一边谴责自己，一边打着自己耳光，让看热闹的民众，有些还不免掩嘴偷笑。

正当蟋蟀儿哭得淅沥哗啦，却在一群黑压压的人群中发现颗鬼祟的女人头颅，眼尖的他马上停止哭声，像是发现乔装成路人的淀人凶手般，眼暴嘴裂的朝那女人面前走去。

扑克女郎

“就是你，就是你这个白痴，莫名其妙站在路小间我才会失控撞车的，你这短命鬼，还敢来看热闹。”他卷起袖子，看来是要给她一顿粗饱的拳脚了。

毓淇睁着两个乌亮的澄眸，行箬这身高顶多到她脖子的小个头，不怀好意的向自己走了过来，原中就对这种嘴脸习以为常的她，并没有因此而掉伸头就跑。

“你……给我过来，别给我躲在后面。”蟋蟀儿勾勾手指，要她自动在众目睽睽之下认罪，也让唐涛青春，就是这不长眼的小妮子惹出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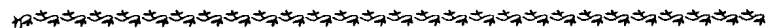
毓淇搭了整整三天的车，坐到她连头都晕沉沉的，对蟋蟀儿下达的指令，并无法机灵的立刻回应。“我……我吗？是叫我吗？”她还朝左右轻晃了一下，确定蟋蟀儿还是将眼光锁在自己的身上。

要不是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蟋蟀儿早就在街头演出全武行了，这个女人肇了这么大的祸，还装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要是她自动认罪也就算了，偏偏她父是这么耍赖皮，这才教他失了修养、忘了风度。

蟋蟀儿将毓淇的手粗鲁的一抓，将她带往唐涛的面前，毫不留情的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到她的身上，就像共产党搞斗争大会一样，将她批判得体无完肤。

“就是她，就是这个愣头愣脑的笨女人，明明知道快车道是不准走的，她这草包不只走上快车道，更是在那边给我赏起风景来了，你说，这怎么会是我的错？是这女人长眼睛不知道干啥用的，我看最好叫律师来扣留她家的财产，并且让她来替我们工作，一辈子不能预薪水……”蟋

扑克女郎



蟀儿自说自话，也没察觉到唐涛到底有没有在听他说话，待他发觉唐涛的眼神有些呆滞不对劲时，才将下放在唐涛的面前晃了晃说：“你……休还好吧！”

叫唐涛一声仿佛是无济于事，那两只眼依旧在毓淇的身上流转不停，蟋蟀儿一见苗头不对，这主于是怎么回事，美女在拉斯维加斯如过江之鲫，根本犯不着这样死盯着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而且还忘了魂，这对于从小就开始服侍他的蟋蟀儿来看，这样的怪异现象是真的像是脑筋攀错线了。

“小……小少爷——”他对唐涛的耳蜗逐渐加大音量，似乎想将唐涛的耳膜给震破。

唐涛这下才总算回过神来，他整整熨得笔挺的西装翻烦，还轻咳了两声，“你……你在叫我吗？”

“是我，我啦！小蟋蟀啦！”蟋蟀儿一脸笑意看向他，试着找回他飞走的灵魂。

“小兔崽思子，你愈来愈无法无天了。”唐涛敲着蟋蟀儿的脑袋瓜，也顺道将飞定的灵魂抓了回来。

唐涛将眼光停留在蟋蟀儿的身上不超过五秒，马上又转回让他眼珠子长出弹簧的毓淇身上。

她很高，却不会显得太另孩子气或太瘦，或许是塞在她蓝色牛仔裤里的那件褪色红衬衫，让她的高挑身材显得更为突出，做挺的胸部也是摄住唐涛目光的主要焦点。特别是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北欧人颜骨，形状细高优美，而微翘的鼻子，却让她原本有些矜持的脸带着些叛逆的野性笑。唐涛走遍五大洲三大洋也没有看过这样集东方与西方



美女特色的一位天之骄女，这时他明白了，世界上的确有叫做美女的这种稀有动物。

在热浪吹袭下的拉斯维加斯，一股股如焚烧般的夜风拂过唐涛的脸，但他丝毫已无知觉，也感觉不到周遭站满了许多热热闹闹的人潮，他只是一心，意注意着她那条父黑又长，并结成半尾辫的头发垂挂在肩胛骨旁，自己从未发现过过人的发色可以璀璨到出路边内旁的霓虹灯还要来得晶莹闪烁，他在这美女横陈的快乐天堂，理应对这样的女人该有免疫的能力，其实却彻底失败，她已拨动了他的心。

“你找人啊？”这是唐涛在打量毓淇好一阵子，并发现她工小拎着一个包包后所问的第一句话。

毓淇总算可以逃离被盯梢的命运，她像是只被吓坏的梅花鹿，面对唐涛那种质询的口气危颤的说：“是的，我是来投靠一位远房亲戚。”

“投靠？你……家真穷到那种作靠亲戚吃饭吗？”唐涛自我坐大的老人心态教人看了真想扁他两拳，高傲的鼻梁还扬高角度对着毓淇，仿佛对这种贫穷人家羞辱个两句是家常便饭似的。

这种家丑让毓淇本能的产生出自卑感，拼命想找个可以市躲的地方离去，一颗心怦怦跳个不休，有那么一小段片刻，她一直没有抬头看唐涛，直到四周的人群觉得无戏可唱，纷纷做鸟兽散后，才回了一句，“我……我能走了吗，你要是要我赔你的损失，我真的一毛钱也拿不出来，我想……你们这么有钱，不应该要我们这种‘穷男人家来

扑克女郎

付这种钱吧！”毓淇特别加重“贫穷”两字，让他觉得说这样的话无疑是自掴耳光。

唐涛见识的女人也算成打成箱了，也没看过这种语带玄机拐着弯说他不是的女人，从她身上找不到可以再加以落井下石的话，但他似乎想略施小惠给她点好处，但又不希望太过明目张胆，“你要找什么亲戚。地址给我吧！像你这样漫无目的的找下去，天亮也找不到的。”

“小少爷，这臭八婆害我们……”

“安静点，还想讨骂挨吗？”

蟋蟀儿忘了唐涛向来不喜欢人家在公开场合堵自己的话，不免收嘴自讨没趣的闪到一边，但他一看到唐涛原本对女人一向是当作下酒的小菜点心般人们的态度，现在却反而摇起殷勤的尾巴的模样，当下两眼一翻，暗咒月下老人牵的红线也太离谱了点吧！

毓淇趁着这个空档，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认为眼前的这个男子为何明知她闯了祸，还会这么心平气和的对待自己，这样的过度殷勤，反倒让她对他阴晴不定的个性多了层防范。

“嗯……先生，你的包容与宽恕让我由衷的感激，不过我真的不需要你的帮助，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会有办法找到我亲戚的，唯一抱歉的是我真的赔人起你车子的修理费用，先生，从我身上的穿着应该可以得知我没什么钱来补偿你的，要是你非要我赔的话，等我找到工作，让我按月分摊偿还，你能接受吗？”毓淇只想尽快平息这场纷争，她还要在午夜之前找到赵伯伯要她去投靠的人。

扑 克 女 郎

“你这是什么鬼话？这种地方话一两能值多少钱。小少爷，你别被她骗了，她不过是想要脱罪，耍赖而已。”蟋蟀儿就是怕唐涛中了这女子的美人计，随随便便就放走她。

“算了算了，我们是大户人家不缺这几个钱，你以后小心开车才是要紧，别忘了你那驾照上个月才又去申请补办一张，有前科的。”唐涛说这话，其实有一半是要说给毓淇听的，他要让这个美人儿对自己留下深刻的好印象。

随后他又朝毓淇回以礼貌性的脸色，腆着阿根廷大的拉丁笑脸说：“大家都是出外人，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忙的，既然要赶时间，我也要去接人，不妨一起搭个便车，关于车子的事，你就别挂在心上了，蟋蟀儿，你头上的伤看起来也没怎样嘛！”他回头极力寻求蟋蟀儿的认同。

没事？难道小少爷眼睛瞎了吗？头上肿得比芭乐还大的淤血他竟说自己没事？蟋蟀儿顿时感到四周如降下了阿拉斯加的大风雪，寒心到了极点。

“是不是啊？蟋蟀——儿！”唐涛几乎是将嘴巴咧成一字型的说，生怕万一得不到蟋蟀儿的共鸣，一定糗翻天了。

“是……是的，我没事，我一点事都没有。”蟋蟀儿痛心疾首的按住胸口，深感世态炎凉。

虽说连蟋蟀儿也不再贡怪自己，但是毓淇还是不想欠唐涛大多的人情，毕竟这样陌生的邂逅对她这刚刚失去父爱的自己来说，一点也引不起她的遐想。

“不用了，我自己会找到我要去的方向，至于你的好

扑克女郎

意，我心领了。”

之后她向唐涛索讨了一张名片，但是他中想让她知道自己赫赫有名的身分，因此只抄了一组电话号码给她，希望她在一切都安顿好之后，能会有联络他的一丝念头。

她转身离去，并没有再回头留给唐涛任何幻想的空间。



走在陌生异乡的街道上，毓淇是一路流著泪伐寻唯一可依靠的支柱，刚刚那一幕更让她有着深沬的感慨，在这种金钱挂帅的霓虹之都，没有一些身分地位是比条狗还要不如的事，她不相信老大爷就这样遗忘自己了，起码在这样酒色财气的地方，可用自己天生的本钱来博取暴利，等到拥金踏富之时，再来好好享受人生——就家刚才的那一幕，她也希望将来自己是那个从高级轿车上走下来的富婆。

不过，这会儿这些念头暂时消火，捏在掌心中的纸条让毓淇感到疑惑不已，这赵伯伯给的是什么地址，怎么四周的巷弄街景都是破旧不堪的违章建筑，路边的破旧水管和散落一地的垃圾，更教人怵目惊心的是一些喝醉酒的流浪汉，身上发出恶臭的躺在一包包残羹剩菜旁，不免让她对这城中截然不同的两圆感到迷惘。

再这样找下去她觉得也不可能会找到什么好人家可依靠，能够帮助她的人也不会来到这样居住品质不高的地方落脚，心中那股希望之火一点点熄灭，直到那张纸条自她

扑克女郎

手间溜走。

“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这里……很寂寞对不对？”突然问，身边发出了一些猥亵恶心的声音，连地上的人影也蹦跳出三四个上多。

“你们是谁？想要干什么？”毓淇音着这几个邋遢不堪，脸上又蓄满黑乱的胡须、头发长过肩膀的男子，隐约猜出他们心怀鬼胎，不会是什么正派人士。

带头那个叼根烟还满嘴黄板牙的瘦鬼发出淫秽的笑声，“出来捞就出来捞，还装什么清纯小百合模样，你来这里会是上教堂吗？”说兀，身边的一些狐群狗党也起哄笑了出来。

“我……是来这边找朋友的，你……们少在那边说些低俗下流的话，我不是你们要找的对象，去找别人吧！”毓淇正想从他们身边窜走，无奈一堆人墙堵在她前方，还色述述的笑着。

“找朋友？没错，来这边就是来找朋友而已，我们都可以当你的朋友，要是你想的话，我还能当你的另朋友，想不想试看看我这里的東西，保证你会有个激情的夜晚。”那瘦鬼不停的用手抚摸着下体，表情之浮荡，差点没让毓淇连胃酸都吐出来。

“下流！”毓淇拿起随身皮包往他耳光子扫下去，并趁他们愣住时，找了个小缝急奔出去。

“妈的，臭婊子，竟仃你大爷我。”那瘦鬼忸着发烫的脸，看着正在原地的一些喽罗，气得喊着，“死人啊！不会去给我抓回来，打我！我非要好好整死你不可。”

扑克女郎

一票魁梧体健的混混随即拔腿追了上去，这样一位标致的骚货，要是真能得到歹，今晚，可是会成为一个蚀骨销魂的激情夜晚了。



“小少爷，我不赖吧！通电话马上有人派车过来，要不是我人缘好，怎会有人肯为我奔波劳碌呢？”重新坐上积架礼车的蟋蟀儿，又开始自吹自擂了起来。

打着唐家的招牌四处招摇撞骗，这唯一在拉斯维加斯里最有头有脸的华人，他的帐谁敢不卖啊！

“你专心开你的车吧！贫嘴！”唐涛坐稳在礼车里，心里惦念的还是刚刚惊鸿一瞥的单薄身影，古人有谓：巧笑倩兮，莫非就是那种要笑不笑、还带点爱理不睬的脸？

他正神游太虚，漫游在自我的人间仙境时，蟋蟀儿又忍不住抽动他嘴部的神经，回头对着唐涛喃喃念着，“刚刚那个泼辣妹，摆明了就是个女无赖，现在社会上多得是这样的女人，随便耍个脾气就得要男人让她、体恤她，要不是碰到你心软面善，她早二话不就被扭送到警察局跟一大堆的已经有病了，老爱一个人‘碎碎念’。”居涛对他这种比女人还杂念的个性头疼不已。

“不是吗？她什么车不好撞，就专找名贵轿车撞，说不定是有阴谋，还好没有真的撞下去，要不然，可中了她的诡……”

蟋蟀儿话还没说完，唐涛又发现历史重演，一名慌忙由巷子跑出的女人又刚好在他们车子的正前方停住，这

扑克女郎

下，他还来不及对蟋蟀儿警告，便自己动手硬生生的将手煞车拉起，“吱！”的一声，车子还在原地打转了三百六十度。

“砰！”的轰隆巨响，又是一根电线杆寿终正寝，拦腰而断的上截肢体还朝礼车当头拍下，幸亏两人及时跳车，要不然可真会变成胡椒饼里的绞肉团。

“先生，救我，有坏人要欺负我。”毓淇被几名小混混追到大马路，正好又被唐涛的车子撞个正着。

滚到草丛堆里的唐涛，从来没感觉这么扫把过，一个晚上连损了两台高级轿车。他睁眼看着对自己哀怨求救的她，才惊讶的发现到，这女人不就是才刚刚触他们楣头的人，“又是你！”

“我也人想这样啊！可是现在有坏人在后头追我，不知……”

“你要我救你？”他算准她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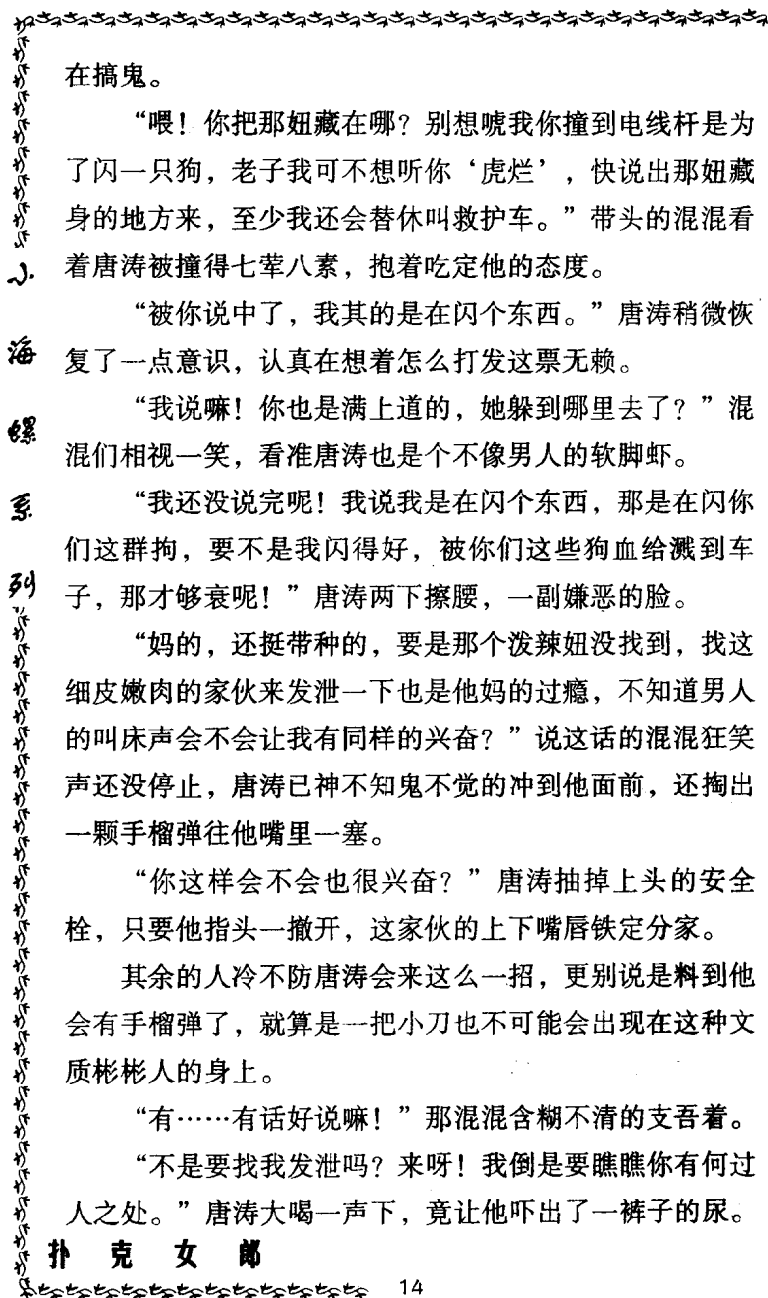
毓淇很不好意思的点了头，弄坏车也就算了，还要别人拿着捡回来的命去为她拚一场，这话自己再怎么厚脸皮也说不出。

唐涛看着后头的确是有几个痞子对她穷追不舍，要是任由她被那些不入流的小杂碎蹂躏，自己说什么也不会有几天好眠的。

“你欠我两次人情！”他竖高两根手指，二话不多说便要她先到草丛内找个地方暂躲一下。

在毓淇后头的混混很快便追了上来，当他们发现那女人在这辆冒着白烟的车子面前消失时，不用想也知道是谁

扑 克 女 郎



在搞鬼。

“喂！你把那妞藏在哪？别想唬我你撞到电线杆是为了闪一只狗，老子我可不想听你‘虎烂’，快说出那妞藏身的地方来，至少我还会替休叫救护车。”带头的混混看着唐涛被撞得七荤八素，抱着吃定他的态度。

“被你说中了，我其的是在闪个东西。”唐涛稍微恢复了一点意识，认真在想着怎么打发这票无赖。

“我说嘛！你也是满上道的，她躲到哪里去了？”混混们相视一笑，看准唐涛也是个不像男人的软脚虾。

“我还没说完呢！我说我是在闪个东西，那是在闪你们这群狗，要不是我闪得好，被你们这些狗血给溅到车子，那才够衰呢！”唐涛两下擦腰，一副嫌恶的脸。

“妈的，还挺带种的，要是那个泼辣妞没找到，找这细皮嫩肉的家伙来发泄一下也是他妈的过瘾，不知道男人的叫床声会不会让我有同样的兴奋？”说这话的混混狂笑声还没停止，唐涛已神不知鬼不觉的冲到他面前，还掏出一颗手榴弹往他嘴里一塞。

“你这样会不会也很兴奋？”唐涛抽掉上头的安全栓，只要他指头一撤开，这家伙的上下嘴唇铁定分家。

其余的人冷不防唐涛会来这么一招，更别说是料到他会有手榴弹了，就算是一把小刀也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文质彬彬人的身上。

“有……有话好说嘛！”那混混含糊不清的支吾着。

“不是要找我发泄吗？来呀！我倒是要瞧瞧你有何过人之处。”唐涛大喝一声下，竟让他吓出了一裤子的尿。

扑 克 女 郎